

秦俊 / 著

hangongcanyang

第一卷

汉宫残阳



河南文艺出版社

1247.5

3769

:2

秦俊 / 著

第二卷
汉宫残阳

泣血
苦雨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宫残阳. 2, 泣血苦雨/秦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80623-413-6

I. 汉… II. 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65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2.7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04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13-6/I·324	定价	19.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 第二十八回 荒淫帝沉湎原身舞 回六十三章
(104) 傻国舅也有做官癖..... (341)
- 第二十九回 效赤眉抓阄分官帽 回六十四章
(105) 滥封官竞相陷忠良..... (357)
- 第三十回 六贤臣结伴救李燮 回六十五章
(106) 侠女子拦马阻杜密..... (373)
- 第三十一回 讨圣欢甘愿为狗 回六十六章
(107) 拒忠谏碧血南官..... (385)
- 第三十二回 徐隐士拦棺端门外 回六十七章
(108) 傻国舅智断分井案..... (399)
- 第三十三回 角抵女裸体相角 回六十八章
(109) 鬼张成南官擒鬼..... (417)
- 第三十四回 兰台下邓皇后捉奸 回六十九章
(110) 章德官匿太后教子..... (431)
- 第三十五回 敬贤士落巾也是美 回七十章
(111) 除赃官尽职反被谗..... (447)



- 第三十六回 弹冠相庆五官宣淫 帝怒荒 回八十二章
(146)公报私仇忠良受刑..... (461)
- 第三十七回 惩孽子范义士拔刀 冒表效 回六十二章
(152)谏昏君智女子上书..... (472)
- 第三十八回 河南署国舅戏国舅 丑智六 回十三章
(158)侯爷府权奸访权奸..... (485)
- 第三十九回 山阳君借古屈单匡 戏圣长 回一十三章
(162)赛冷子误杀匡国舅..... (499)
- 第四十回 烧火娃荣归故里 斗士朝翁 回二十三章
(168)猪探条充做刑具..... (511)
- 第四十一回 升官晋爵冒功者赏 女排熊 回三十三章
(174)长跪不起直言者罪..... (526)
- 第四十二回 进谗言忠良遭贬 收才台半 回四十三章
(181)批八字贵人哭天..... (541)
- 第四十三回 谗县丞跻身太学 慕士贺婚 回五十三章
(187)恶常侍皈依佛门..... (556)



- 第四十四回 门下掾仗义救主 回二十五章
(857) 范功曹不私外甥 (570)
- 第四十五回 张家注青梅竹马 回二十五章
(858) 粉堞园反目为敌 (582)
- 第四十六回 敲竹杠五宦联手 回四十五章
(859) 押左校二贤蒙冤 (598)
- 第四十七回 小神仙妙手移疽疮 回五十五章
(860) 智李燮游说周尚书 (610)
- 第四十八回 争后位贵人贿和尚
陷邓猛田圣育老鼠 (623)
- 第四十九回 淫荡子花园失算
恶县令李府抢亲 (637)
- 第五十回 借祭祖桓帝出游
言招愆闻方奸牛 (650)
- 第五十一回 复阳道张让吃胎
破复壁李膺杀贼 (664)





- 第五十二回 孔文举解说通家 孔文举解说通家 回四十四策
 (052) 张相士纵子行凶 张相士纵子行凶 (678)
- 第五十三回 信谗言桓帝构党祸 信谗言桓帝构党祸 回五十四策
 (082) 救贤士贾彪说国丈 救贤士贾彪说国丈 (695)
- 第五十四回 张常侍喜得九龙樽 张常侍喜得九龙樽 回六十四策
 (098) 广阳令竟私田贵人 广阳令竟私田贵人 (711)
- 第五十五回 受奇耻汉天子忍辱 受奇耻汉天子忍辱 回七十四策
 (010) 投新主张常侍灭口 投新主张常侍灭口 (728)
- 尚咏歌人贵立司幸 回八十四策
 (053) 扇卷育圣田录取朝
- 冀央国苏千慈慈 回六十四策
 (037) 亲供御李令县恶
- 撤出帝卧卧黎卧 回十五策
 (020) 半被衣同秋卧言
- 银步丘泥新明夏 回一十五策
 (000) 翅杀曹李登夏郊

第二十八回 荒淫帝沉湎原身舞 傻国舅也有做官癖

“! 朝霞不肖得友”：重游决绝帝脉，答回跳单等未
 本因之舞更得暇，舞法良舞，来不丁留得得得得得得，虽干
 舞向林，来不丁亲王爵位人，重何不兴帝舞……其舞决愈平如
 式，永舞舞日舞等直土舞金舞官百舞文。即天舞舞直一……舞
 舞丁舞。日舞舞舞会舞，舞父舞贵土皇：舞圣不舞舞太舞当由
 尚，中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尚众丁舞舞舞不一舞。日舞舞又，日
 舞尚雪停了，风却愈刮愈大，嗷嗷怪叫着，卷起地上的积雪，朝门
 窗上摔打，好似在向宫内的歌舞者示威。帝舞。舞丁舞一丁舞更
 众。夜已经很深了，金碧辉煌的寝宫里仍是炉火熊熊，乐声悠
 扬。一曲刚终，一曲又起，把舞伎们累得香汗淋漓，娇喘吁吁。
 御府令吕强趋前几步，来到桓帝身旁，小声说道：“陛下，三更已
 过，您明早还得上朝，这舞该停了吧？”舞：重回火舞，舞舞帝舞舞
 舞舞桓帝眉头微皱，一脸不耐烦地说：“停什么停，朕还没看铃铛
 舞呢！”

吕强欲待再劝，见中常侍单超连连朝他摆手，只好将话吞回
 肚去。单超趋前一步，一脸媚笑地对桓帝说道：“陛下，这铃铛舞
 什么时候跳呀？”

桓帝道：“这会儿就跳。”

单超抬起头来，冲着众舞伎大声说道：“停，改跳铃铛舞。”

舞伎们齐声应道：“是。”退到帷幕后边。等她们重新出场，
 令人耳目一新，粉红的羽裳，薄如蝉翼。舞乐渐起，舞伎们轻舒
 广袖，翩翩起舞，铃声丁当。桓帝愈看愈兴奋，大声喊道：“把羽

裳除去,跳原身舞!”

舞伎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却是没有人响应。单超沙哑着声音吼道:“脱呀,快脱呀,尔等想抗旨不遵吗?”

抗旨不遵,可是杀头之罪,这罪名没有人敢担,舞伎们于是忙不迭地解带除衣。忽听一舞伎面带羞色问道:“单公公,这……”她摸着丰乳下吊的两只小铃铛,欲言又止。

未等单超回答,桓帝抢先说道:“这铃铛不能除!”

于是,舞伎们将铃铛留了下来,裸身起舞,那铃声较之刚才,似乎愈发悦耳……桓帝兴不可遏,从龙椅上滚了下来,扑向舞伎……一直疯到天明。文武百官在金殿上直等到已牌将尽,方由当值太监传下圣谕:皇上贵体欠佳,朝会改到明日。到了明日,又改明日,这一下惹恼了众尚书。在诛灭梁冀的过程中,尚书台是出了大力的,但除了尚书令尹勋,俱未受到封赏,众尚书便存了一肚子气。桓帝继而滥封宦官,气走了张陵和张彪。近几日,皇上不但不自律,还整日沉湎于脂粉堆里,做长夜之欢,众尚书愈发气恼,联名写就辞表一道,上奏桓帝。桓帝竟然允了,在辞表上批道:“可!”诏未及发,博园贵人怒冲冲闯进南宫寝殿,将桓帝唤醒,劈头问道:“我儿,你这皇帝还想不想做?”桓帝一脸困惑道:“孩儿这皇帝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母亲这话从何说起?”

博园贵人道:“众尚书是不是给你递了一个辞表?”

桓帝道:“是递了一个辞表!”

“你已经批过了?”

“已经批过了。”

博园贵人怒道:“你好糊涂!”

桓帝愕然回道:“孩儿怎么糊涂?”

“哀家问你,诛灭梁冀,我儿靠的何人?”

桓帝道:“靠的是孩儿身边的几位公公、邳都亭侯张彪、西乡

亭侯张陵和诸位尚书。”
 “如今张彪和张陵哪里去了？”
 “他二人不辞而别，孩儿如何知道他们哪里去了？”
 “你寻了没有？”

“孩儿寻他们做甚？”
 “扶保我儿江山呀！”
 恒帝嗨了一声道：“母亲才糊涂呢，天下这么大，想做官，想扶保孩儿江山的大有人在，莫说走他两个……”

博园贵人道：“不仅他两个，还有五位尚书。”
 恒帝不以为然道：“就是加上五位尚书，也不过七个人，莫说才走七个大臣，就是走七十个、七百个大臣，孩儿还照样当孩儿的皇帝！”

博园贵人强忍住气道：“话怎能这样说，这七位大臣，皆是天下贤者，国家栋梁。墨子有一句名言，不知我儿听说了没有？”

恒帝笑道：“墨子与孔圣人齐名，名言数不胜数，不知母亲问的是哪一句？”

“我问的这一句名言，叫做尚贤……尚贤……”博园贵人拍了拍额头，自责道，“看娘这记性！噢，想起来了，叫‘尚贤乃为政之本’。儿呀，高祖爷、光武爷为啥兴汉？在于有贤人相辅，如张良、萧何、韩信、邓禹、吴汉等等。前汉为啥亡？本朝为啥衰？衰在有贤者而不用，一味地重用奸佞，如王根、王莽、梁商父子……这血的教训，吾儿难道忘了吗？”

恒帝心有所动，欲言又止。只听博园贵人继续说道：“况且，张陵、张彪及诸位尚书，皆是诛梁功臣，现在他们都离我儿而去，叫朝野怎么议论我儿？岂不要说我儿卸磨杀驴！若是落下一个卸磨杀驴的恶名，谁还会实心实意地扶保我儿江山呀？国家就像一盘磨，百官便是推磨人，推磨的再多，都不真使劲儿，这磨就转不动。磨若是转不动，还能磨出面吗？这面不是别的，就是这

富丽堂皇的金殿,府库中的黄金、白银,还有……”她指了指侍寝的两个舞伎,“这些娇艳的嫔妃、舞伎……我儿若是不想长期拥有这些东西便罢了,若是想长期拥有,就得善待功臣,重用贤者,天下才会归心,永保万年社稷!”

这话很俗,却是字字如金,说得桓帝翻然悔悟,当即传旨一道,命小黄门赵忠用绘有虎鹿的安车^①把尚书令尹勋接进南宫,设宴相款,竭力挽留。尹勋也是汉朝的一位老臣,见桓帝如此礼待自己,忙将一脸怨气收了起来,献计道:“陛下若是真心实意挽留众尚书,振兴汉室,须得依臣三件事。”

桓帝笑道:“卿若能让众尚书收回辞表,莫说依卿三件事,三十件也依!但不知卿所说的哪三件事?”

尹勋屈指数道:“这第一件事,请陛下亦用绘有虎鹿的安车把西乡侯张陵、邳都亭侯张彪接回京都,委以三公大任。”

桓帝笑道:“这一件容易,请说第二件。”

“这第二件事吗?参加诛灭梁冀的宦官都封了侯,众尚书也该封侯。”

桓帝犹豫片刻道:“封就封吧!请说第三件。”

“西乡侯张陵所陈兴国十策,实乃金玉良言,治国良药,陛下应及早实行才是!”

桓帝默想良久道:“也好!不过,有一句俗谚不知卿听说过没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已在身,用药不可太猛,猛则生变,譬如裁减宦官一事。宦官大都在八九岁时便已被残入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你把他裁减之后,让他做甚,让他何以为生?故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卿说是不是?”

尹勋道:“陛下所言,乃是实情,但有些事情却是很容易做的呀,譬如为受梁贼迫害者昭雪,开放梁冀私园,裁减宫女,选贤任

^① 安车:皇太子、皇子、公、列侯乘坐的专车。区别在轡上的画,皇太子、皇子、诸侯坐的车上绘虎鹿,列侯的车上只能绘鹿和熊。

能诸事，轻而易举，且是功德无量。”

桓帝点头说道：“卿所言极是，明日，朕便将兴国十策中便于实行的择出几件，诏告天下。”

尹勋无话可说，收起辞表，回到尚书台，将觐见桓帝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众尚书，大家都很高兴，翘首以待。

到了翌日，桓帝果然连颁五诏：一、参加诛灭梁冀的五位尚书，黄琼、杨秉、陈蕃等皆封为乡侯；二、大赦天下，惟梁冀党羽不赦；三、凡受梁冀迫害之文臣武将皆予以平反昭雪，已故者，其爵位由子女承袭；四、把从梁冀家中抄得的财产拿出二十三亿（缗）周济贫民，所有梁冀的私园，悉数开放，给予贫农耕植；五、裁减官女五百零九人，悉数出宫，允其择良自嫁。

五诏一颁，全国一片欢腾。特别是京都洛阳，市民纷纷拥上街头，奔走相告。京都的太学生更是群情激动，纷纷撰书，颂扬帝德，称桓帝是尧舜再世，文王复生。尹勋就全国对五诏的庆祝情况拟了一本详细的奏章呈给桓帝，桓帝阅后非常高兴。尹勋乘机谏道：“陛下，梁贼被诛，其党羽被诛被贬被革职的达六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各地的刺史、郡守、县令、县长，三缺一，应当及早拜封才是。”桓帝正在兴头上，朗声说道：“卿所言极是，请尚书台速速拟出一个拜封的名册呈之与朕。”尹勋害怕夜长梦多，当即叩头谢恩，回到尚书台，把尚书召集起来，连夜将名单拟就，呈之于桓帝，桓帝略作增减，颁之于天下：

晋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五官中郎将张隆为太傅^①，晋尚书杨秉为司徒、陈蕃为尚书令，晋议郎刘祐、北海相杜密为尚书，晋度辽中郎将李膺为司隶校尉……

① 太傅：掌管教化，没有固定职位。

在这张拜封的诏书中,凡张陵在兴国十策中所荐之人,都得到了重用。公卿大臣无不喜笑颜开,个个铆足了劲儿,要为振兴汉室大干一番。

孰料,这一番万民称颂之举,引起了邓皇后的不满。侍寝之机,邓皇后对桓帝说道:“陛下,诛灭梁冀,乃是由妾的姐夫被杀引起,如今参与者俱得到了封赏,惟有妾的姐夫、妾的母亲与封赏无缘,此事未免有些不公吧?”

桓帝一想也是,若非邴议郎被杀,若非丈母娘前来告发,诛灭梁冀的决心还委实难下呢!遂嘿嘿一笑道:“皇后言之有理。”

邓皇后道:“妾既是言之有理,您就封吧。”

桓帝道:“好,朕封皇后母亲为长安君,食邑两万户;追封邴议郎为河阳侯。”封过之后,原以为邓皇后必要叩头谢恩,谁知,她动也未动,桓帝禁不住问道:“皇后,你怎么不向朕谢恩呀?”

邓皇后将小嘴一撇说道:“这犯得着吗?”

桓帝道:“朕一次封了贤妻的两个亲属,还犯不着呀?”

“臣妾问您,论貌臣妾比之妖女梁莹如何?”

桓帝道:“胜她十倍!”

“臣妾再问您,论德,臣妾比之妖女梁莹又如何?”

“胜她百倍!”

“这可是您亲口所言,论貌论德妖女梁莹皆不如臣妾,可为什么妖女做皇后时,陛下对梁氏一族那么优待,父子俱为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封侯者七人,夫人中食邑称君者七人,儿子中尚公主者三人,外加卿将尹校,一共五十七人。而您,才封俺邓家几个人呀?两个。不,是一个,因臣妾姐夫,并不姓邓呀!”

说得桓帝无话可说,笑问道:“依皇后之意,还应该封谁呀?”

“封臣妾的爹爹!”

“他不是已经亡故了吗?”

“亡故了可以追封嘛，此例古已有之。”
 桓帝道：“你说得也是，追封你爹爹个什么呢？”
 邓皇后道：“少说也得封个侯。”
 “那好，朕就追封你爹爹为安阳侯吧！”桓帝以为，这一追封，邓猛可该谢恩了，谁知，她仍不谢恩。桓帝满面困惑道：“这恩，你怎么还不谢呀？”

邓皇后道：“您还没有封完呢！”
 “还有谁？”
 “臣妾还有一个哥哥叫邓演，还有一个姐姐叫邓婕，也就是邳议郎之妻，还有……”

邓皇后略一思索道：“还有一个六岁侄儿叫邓康。”
 桓帝迟疑片刻说道：“朕已经把人情做了，横竖就做到底吧！皇后听着，朕封你的姐姐邓婕为昆阳君，哥哥邓演为南顿侯，邓演之子邓康为洮阳侯。”

邓皇后掀被而起，跳下龙榻，倒头而拜，嗝声嗝气说道：“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桓帝盯着邓皇后那凝脂般的胴体，爱怜地说道：“皇后快起，且莫冻坏了身子，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伸手把她拉上龙榻，紧紧地搂在怀中，尽欢而眠。

这一封，引起了国舅的不满。博园贵人姐弟三人，姐姐未嫁而歿，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匱信，嘴歪眼斜，又有几分呆气，受了妻子鼓动闯进南宫，趴在地上给桓帝叩了三个响头，不待桓帝让他平身，便站了起来，把妻子教他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陛下，大舅问你，做儿子的是和娘近，还是和女人近？”
 桓帝正要回答，匱国舅将手一摆道：“你先别说话，等我把要问的话问完，你再说不迟，要不，你一打岔，我便忘了。”

桓帝知道他有几分傻气，笑微微说道：“好，我先不说，你接着问吧！”

匡国舅道：“那好，我就接着问了。你一定会说，当然是和娘近了，因为儿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骨肉之情。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一……”他想不起来了，急得抓耳挠腮，也是无用，抬头盯着桓帝，抱怨道：“你这一插话，把我所要说的话忘了。回去之后，你舅母又要抱怨我没脑子，罚我跪搓板呢！”说得桓帝哈哈大笑起来。

匡信满面不悦道：“你不像我的外甥！”

桓帝笑道：“朕怎的不像你的外甥？”

“有道是‘舅甥如父子’，舅都快急死了，你还要笑，看舅的好看①。”

桓帝强忍住笑道：“舅舅别急，你忘掉的那些话我全知道。”

匡信使劲摇了摇头道：“我不信，你在骗我！”

桓帝一本正经道：“我不骗你，真的！不信，我把你那下半截话续起来，你看对不对？”

匡信道：“好，你说吧。”

桓帝道：“我舅母是不是这样教你的？”捏住鼻子，仿着匡信妻子的语气说道：“儿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骨肉之情。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衣履，脱了旧的还可以换新的，娘却是不能换的！”

匡信满面惊讶道：“对呀，你舅母正是这样教我的呀！不过，这话是在被窝里教的，当时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场，你怎么知道？”

“我会算呀！”

匡信摇了摇头道：“你又在骗我，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并没有见你会算呀！”

桓帝笑道：“我是当了皇帝后学会的。”

这话，匡信竟然信了，搔了搔头皮说道：“你既然会算，你舅

① 好看：方言，有丢丑之意。

母教我的话,我就不再说了。我只问你,你打算封舅一个什么官呀,还有你妈和你舅母。”

客说到母亲,桓帝猛然想起,诛灭梁冀之后,封了那么多人,娘还是一个贵人,而在大汉的皇帝中,儿子贵为皇帝,母亲未封太后的,恐怕只有娘一个人了。他满面愧疚地道:“多谢舅舅提醒,朕明日便下诏,尊封母亲为永乐皇太后。”

匡信喜道:“好好,你这个儿当得不赖,我代你娘给你谢恩!”一边说一边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头,忙又爬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打算封舅一个什么官呀?”说毕,二目殷殷地盯着桓帝,催道:“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到底打算封舅舅一个什么官呀?”

见他这般猴急,桓帝猛然想起一件往事。永和四年,桓帝才七岁,算命的说,他今年有灾,不能住在家中,得躲到三十里之外。于是母亲便把他送到了外婆家。外婆家本来就穷,又多了他一张嘴,还得为舅舅说媳妇,不得不节衣缩食,十天半月难得吃上一次白面。一日中午,他和舅舅从地里拔草归来,一进村便闻到一股香气,举目一瞧,却是外婆家的灶房冒着青烟,舅甥二人疾步跑回家,一头钻进灶房。外婆正在用小锅烙油旋馍,见他二人进屋,喜道:“你二人回来得正好,信儿,你烧大锅,刘娃^①,你烧小锅。”他二人一齐答道:“好。”便坐在灶前的土凳上,烧起火来,不时地抽动着鼻翼,恨不得把散发出来的香气儿全吸进鼻子里。二人暗自想到,今日里可该大饱口福了。谁知油旋馍烙好后,外婆把它往馍盘里一放,端起便走,舅舅急了:“妈,你把这油旋馍往哪里端呀?”

外婆止住脚道:“往客厅端。”舅舅道:“在这里吃不一样嘛,为啥要往客厅端?”外婆道:“你舅爷来了,还带了一个媒人,这油旋馍是招待他



^① 刘娃:刘,姓氏;娃,外婆家人称外甥为娃,并在娃前冠之以姓,如姓刘,便叫刘娃。

俩的。”

舅舅道：“我好久没吃油旋馍了，得给我留一点。”
外婆道：“这张油旋馍本来就不大，再给你留一点，咋招待客人呀？”

舅舅撅着嘴道：“我不管你咋招待，非得给我留一点不行。”

外婆抚摸着舅舅的脑袋劝道：“乖孩子，听话，媒人是来给你说花姐①的，得招待好。”

舅舅固执地说道：“我不要花姐，我要吃油旋馍。”

气得外婆啪地给了舅舅一掌。这一打坏了，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外婆怕媒人听见，忙捂住他的嘴，劝道：“你别哭，妈给你撕一点油旋馍。”

他当即停止了哭，外婆便撕了枣大一块油旋馍，塞到舅舅嘴里。她猛一抬头，瞥见外孙二目馋馋地盯着馍盘，狠狠心，又撕了枣大一块递给外孙。舅舅见了，忙把手伸向了馍盘。外婆小声劝道：“乖孩子，不能再撕了。”

舅舅小孩似的扭动着身子撒娇道：“不，我还要吃，要吃。”外婆劝道：“这油旋馍，你舅爷他们也吃不完，剩下了全给你。”

舅舅道：“他们要是吃完了呢？”外婆肯定地说道：“吃不完。”

舅舅道：“你咋知道他俩吃不完？”外婆道：“大凡做客人的，都要拿个架子。不能把菜呀、馍呀都吃完，若是都吃完了，就被人瞧不起。”

舅舅不再纠缠外婆，但心中总有些不踏实，不时到客厅门口张望，瞥见那盘中的油旋馍越来越少，只剩下巴掌大那么一块儿，舅舅的舅爷和媒人刘寡妇互相让了起来，把舅舅的心吓得提到嗓

① 说花姐：方言。说，介绍；花姐，即新媳妇。因女子出嫁那天，都穿得花花绿绿，故称花姐。